

少年創作

少 女 創 作

夢

莎 風 著

北 京 時 代 社

夢

深冬的傍晚，天幕上籠罩了一層灰白色的濃雲，從冷落的村莊裏，各戶人家的寒突中冒出來的灰煙，漸々的上昇，一直昇到濃雲的腋下，於是就和濃雲很親切的擁抱在一起，而且很甜膩的互相吻着，好像一對久別重逢的愛人的熱狂。

這一双情侶的熱愛達到沸點了，於是不久便融合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出那個是娘那個是裏了，不久它那愛情的結晶便下了世，一個々赤裸々亮晶晶的銀白色的產兒，由它母體裏產生下來，在空中飛舞着，北風也在慶祝它們的降生，在那裏爲它們很熱烈很真誠的高歌着舞曲，雲和雪的產兒隨着北風的舞曲，邁着適合拍節的步伐，嫻嫻的降到人間，於是一個々土色的屋頂上也冠上了白色的平頂帽，赤褐色的乾枝上也披上了白色的衣裙，行人頭上也帶上了白點，街頭狗尾巴上也粘上了白尖。這個銀白色的世界，誰能不承認它是雲和雪的產兒呢。

一家々の門前或屋椽上都貼着鮮紅色的春聯，簷下或柱頭上都帶上了花紅八色的彩紙，爆竹聲從四面傳來，賀年的鼓樂聲響自八方，誰不知道這是臘去春來辭舊歲的一九四〇年的末日呢？

一般人都是高々興々的忙着，擺供啦，焚香啦，一切舊俗的把戲，我已看够了，而且又實在

很討厭，在這個人人皆忙的日子裏，我仍然是把頭埋在本裏，去找年的快樂。

晚飯開過後，一家人都坐在炕上休息，和談天，忽然皮鞋聲很響亮的從堂屋傳來，接着走進來的是那帶着滿身雪花，提着皮包的哥々，大家都很驚訝「爲什麼你又回來了？不是說不回來嗎？」
「鍋々開口便這樣問，我和弟々都忙着給他行禮，接皮包，打掃身上的雪，然後大家坐下了，在一陣問寒問渴的忙碌後，我開口就無層次的說，「哥々玲姐死了」，（因爲我們方才正談她，所以我現在想起來告訴他）

「爲什麼死的？」他很驚懼，同時又很懷疑似的問。

「還不是爲了那萬惡的婚姻！」我毫不遲疑的答。

「那麼怎麼辦的，難道你就看着讓她這樣的死去了嗎？」他很惱怒的問。

「那我有什麼辦法不叫她死去呢，又是我害了她，」我不負責任的說。

「那麼你不想給她報仇嗎？」他問，

「報仇？你叫我向誰去給她報仇？」我很奇怪的問。

「向誰報仇」他這樣的自問後，稍微有點躊躇，然後很激奮的說，「向誰報仇？誰害了他就向誰報仇」。他說完了便冷笑起來。

「誰害了她！我不知道，我覺得是婚姻害了她，那麼我們能向婚姻報仇嗎？」我有點恨惱的說。

「妳這孩子真傻」，他拍我的頭這樣說，「害死玲姐的是婚姻，就是那罪惡萬分的婚姻制度，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向制度報仇，」他沒有一點悲哀，同時憤怒也消失了，他這時有的只是激動，

「可是玲姐已經死了，報仇又於她有什麼好處？」我惋惜的說。

「不過還有沒死的呢，那麼我們向制度報仇，就是要救出那廢死的」。他溫和的說。

「沒死的。你指的是誰？難道還有像玲姐那樣的可憐人嗎？」我很訝驚的問。

「傻孩子，妳還不明白嗎？妳不知道妳自己也是在舊制度的掌握中嗎，妳不知道妳也是有着和玲姐一樣的命運嗎？」他似指教又似警告的說，這一下子，我真的愣住了，我的頭直冒冷汗，臉也發燒起來，全身都似在戰抖，一塵不縴的望着他，他忽然附在我的耳旁說，「阿珍妳怕嗎？」我忽然驚醒的對他笑了，我極爽快的說，「我不怕我決不能怕，」

「那麼你有辦法嗎？」他故意用話來激我。

「我會鬧，我會跑，在不得已的時候我還會死！」我一點不加思索的說。

「會鬧也行，會跑也好，爲什麼還會死？」那與其要死，何必自己死，任別人擺佈的最大限度也就是死，那還得一個好名譽，比自殺要強得多，」他談諷似的說。

「不要再和我說這些話，我不管怎的，也不能像玲姐那樣，她沒有學問，沒有知識，才會任憑人家把柄擺弄到那裡地步，我比她強，絕對不能像她那樣」。我因為一時找不到相當的答話。便這樣似氣似惱的逃避着，但是在我心的本部裏仍是茫然無路，而且極焦燥。

「哼！她沒學問沒知識就是我有學問有知識的反話，若有學問有知識就不怕，看妳不怕如果沒有入幫助你不必說是，不走玲姐的路，就是現在這個學問知識的路，也是打不開的，吹什麼，」他又開玩笑似的這樣說，我自己也暗暗的想，底確我要沒有哥々の幫助，說不一定已是和玲姐走到一條路上去，因此我感激哥々の心更深厚了，但是我不願把真心披露給他看，所以我使裝做生氣的樣子，不做聲了。

保險燈掛在屋中央，弟々坐在神桌旁一把空背椅上看着，媽和嫂都忙着擦拭箱櫃，和傾箱倒篋的找衣服，只有我和哥々坐在炕上不動，可是我不願再和他談話，所以使自己去睡了，

x

x

x

有一天我家突然來了一個老紳士，帶着他的兒子，說是爸爸的朋友，那個老頭兒是一個肥胖的身材，滿嘴黑鬚鬚，一臉奸臣像，使人一見便會生厭，他的兒子，寬寬的臉，肥大的耳朵，臉色好像豬肝，兩隻老鼠眼，兩條濃眉，眉梢向下斜着，一個小鼻子好像埃及的金字塔，矗立在一張薄大

的嘴上邊，這一幅面孔，叫人一見了就憎惡，何況又是笨豬般的表情呢。

在他們走後一個月的工夫，我看我們家裏的人都像很緊張，而且很忙亂，所以我便開始懷疑了。於是處々觀察和尋問。終於有一天晚上，他們張羅着給哥々打電報叫他回家，被我知道了，我便向母親追問，爲什麼無緣無故的叫他回來，後來媽々看情形是不要再隱瞞了，於是便告訴我，「我把你許配了那天來的那老頭兒的兒子了，他家很有錢，同時又是我們這一方有名的老紳士，他的兒子雖然沒念多少書，但是人家有這些錢，也可以叫你豐衣足食的過一輩子，一進門就可以使奴喚婢，管包你有福享，這是我費盡了心血才把這門親事說妥的，那天他們來就是來看你的，人家那樣人家終於能和咱們結親，這該是多麼大的榮耀。當時我怕你不願意，而使出你的脾氣來，把這件難得的機會鬧壞了，所以我沒有告訴你，在那天人家看了你稱心，便暗々の決定了，這還是我扯的謊說是怕你難爲情，所以不要叫你知道，現在是不能出什麼枝節了，在下月五日你就可以去到他家當少奶々了，我恐怕你的裝奩少，而被人家看不起，所以特地爲你賣去了河南那塊地，爲你購買綵粧，這不能不算我當母親的偏愛女兒，因爲你是看見的，我爲你哥々弟々們的親事，都沒花這些錢，這一次我且爲你這樣壯臉，是因爲要給你買來幸福，我一生就有你這一個女兒，所以我不能太儉省了。……」聽了她這樣的敘訴後，我的怒火一直昇到臉上來，我憤恨的緊々地咬住嘴唇，瞪大了

眼睛看着她，我想看破她的心理，爲什麼要使她有這樣的思想，爲什麼金錢勢力的壓力這般大，使她要有這樣的舉動，我瘋狂了，我放聲的哭起來，我亂嚷亂罵，鬧了一陣，但是她不但不生氣又而且還說「誰家的女兒都是這樣，她的父母給她找了好人家，她自己本來就是很滿意，但偏要鬧一場給大家看」。「那個滿意你們給做的事情，你們只覺着這是極好的事，但是你們且不知道那是葬送了多少青年人的幸福，玲姐怎樣死的，你們還不明白還要這樣的加害我，而且還說出什麼偏愛榮耀的字樣來，虧你們說得出，想得到」，我這樣的哭嚷着。她沒有說話還在那裏忙着，於是我又說「我會鬧，我會跑，我在別的法子都失敗了的時候，我還會死，我決不做你們任意擺佈的傀儡」。

「你會鬧又能怎樣跑，跑也許會跑得了，除非是死，而且就是妳死了，我也要把妳的屍身給他家送去」，她兇暴的說，眼睛冒出來的怒火，一直向我身上射來，於是我禁打了一個冷戰，心也涼半截。以前有的勇氣和希望，一下子消失淨盡。

「我又不是害你，叫妳赴湯蹈火去了，我不是爲妳的幸福着想才這樣做嗎？妳想，我那一點不對，再者誰家的姑娘不是她父母給找人家」，怒氣似乎在她的臉上消失了一點，但是那兇惡的大眼裏仍然蓄藏着無限的餘怒，「她是她母親生的，就要聽從她母親的命令」，她又加了一句，這時我只有啼哭勇氣完全消失了。

從此我便不吃飯，也不和誰說話，有時難過得利害了，便哭一陣，可是無論妳怎樣，也沒有個人來安慰你一句，或者說句同情話，在這個家庭裏我好像是一個不可寬恕的罪人。

兩天後，哥々回來了，他一進門，便笑喜々の說「阿珍恭喜」恭喜我實在不能再忍耐這種打擊了。於是「滾開別理我」。一句極氣惱的話，不由自主的從我的嘴裏衝出來。

「妳的學問呢？知識呢？怎麼不用出來他？」他不生氣仍然是笑喜々の說，我這時真如同抄入迷網中了，一點門經也摩不到，忽然心裏一亮辦法有了。

「還是哥々你救我吧，我實在沒有辦法了」，我機警的向他哀求，「跑」他附着我的耳朵小聲的說這時別人全沒注意我們，她們忙的正起勁，所以我們的談話，自然不會被他們聽去，我們不再說了，我的心也不再焦慮了，新的希望之火，又開始向我頭上恍來，可是這距出嫁的日子只有五天的工夫了。

次日哥々向媽々要求，帶我進城去買東西，媽々答應了，（究竟是老年人，她現在已把我說的要跑的話，早就忘得乾々淨々了。）

我們從家裏出來就方便了，再也沒有監視的眼光，和逆耳的話語，我深々の呼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。

這時正是初春的季节，楊柳已到了最美麗的青春期了，嫩々の葉子，柔嫩的枝條兒，大地上雖然沒有多少野花，但是綠茸々的小草，好像是個濃綠色的地毯鋪在大地上，已經是很幽美的景象了。「阿珍妳看青春是多麼美麗，多麼可愛」哥々提着大皮包，指着周圍的景色這樣的向我說，我望望他的臉、那鼓舞的眼光，閃電般照澈了我的心，它不使我有思想的餘欲，於是我也說「青春是可愛」。

我們默默走着，誰也不發一言，我有時望望他，他是很沈靜的面孔，沒有什麼表情。

「哥哥我跑了，你呢，你還回家嗎」？我有點考慮了，所以這樣的問他。

「我先回家，但是這種家庭，我也住不下去了，橫豎也是得跑」，他有點氣憤的說：

「但是媽媽問你你怎樣答覆」？

「我就說妳跑了，我給妳買東西，叫妳到車站上等我，可是我回來時就找不着妳了，能怎麼的？和我爲難，我倒不怕，如果再同我爲難的話，我就明白的告訴她們，然後我也跑出來」，他一點也不憂慮的說。

「我們都走了，留下她一個人在家裏，我看還有什麼意思」，我抱怨的說，「但是也够可憐了，一個孤獨的老人」，我又有點同情似的加了這一句。

「可憐？你還可憐她們這般人嗎？」他不平的問，

「不過她究竟是我們的母親，」

「正因為她是我們的母親，才應該給她一個警告，使她以後做個明白一點的母親，」不說這個了，我告訴妳先到山海關去找趙，他在上海有個朋友妳叫他給妳寫封信，妳拿着信去找他，同時那裏也有我的幾個朋友，我以後都寫信告訴他們照料妳，可是現在妳不必去找他們，先到趙的朋友那裏去，因為他是一個資本家，能給妳幫忙，別人都很窮，妳去找他們，反而叫他們爲難。

他們都會很誠實的爲妳幫忙，只要妳好好念書，好好上進別的全不成問題，他說話時，眼睛望着遠方，然後把眼光收回來，放在我的臉上。

「我還能回來嗎？」，我突然的問。

「回來？爲什麼要回來？」他驚訝似的反問道。

「我覺得這個村子實在可愛，你看周圍的山，岸旁的樹，古老的廟宇，彎曲的河流，那一件不是可愛的，」，我有點留戀了。

「啊、可愛、我覺得一點也不可愛，妳要知道，可愛的，值得留戀的地方多着呢，比起那些來，這一個小小的農村又有什麼值得留戀的。」

遠山被一層煙霧迷漫了，田野被一片油綠蒙蔽着，河水潺潺的流着，沙鷗翩翩的飛着「這已是異鄉的荒原了，因為我已搭上了往上海去的火車。」

我不住把視線放到窗外，去觀覽這南國的風光，對面坐着一個鵝蛋臉，柳眉鳳眼的青衣女郎，她把上半身從車窗內伸出去，但是她並不看窗外的景緻，只是凝視着車輪，這時我忽然憶起巴金的海底夢了，於是我便注意她的舉動，看他許久不動，而且還可以聽出她低微的嘆息，我便不自主的問「女士，妳爲什麼老是凝視着車輪，難道在車輪下面妳有什麼秘密嗎」，她忽然把頭轉過來，用驚疑的眼光看々我，又看看車中的衆人，然後又把頭伸到外面去，我碰了這個釘子以後，便不敢再造次了。

我又把眼光射到外面去，這時外面已是將近暮色了，一輪車輪似的紅日，正在西山頂上盤旋，好像留戀着人間不捨離去，那艷麗鮮美的晚霞，織成了一套雲車，把紅日慢慢的接了回去，於是天幕上立時就消滅了日光，而近放黃昏時候了。

「妳在那兒下車」女郎忽然轉過頭來問我，那種金鈴似的聲音，和那發亮的眼睛，使我有些茫然了，在我生活了這些年雖然看見過許多眼睛，但是從來沒看見過這般光明而神密的眼睛，這是有着一種特別的東西在那裏蘊藏着，是抑鬱、是悲哀、是光明、是神秘、我有點無法分析了。

「上海，妳呢？」

「我也在那兒下車」，她說完又把頭伸出去，我很想知道她的姓名，但是我恐再招她不理，所以我只得沈默了。

車到了上海，我下車了，隨後那女郎，也下來了，她匆忙的跳上了馬車，然後向我喊一聲「再見」我也回一聲「再見」於是我倆便分開了。

我坐了馬車到了B街的S巷去找趙的朋友，電鈴響了不久，他出來了，他是個中身材的漂亮青年，高高的鼻子，明亮的大眼，梳得油亮的頭髮，穿着一套米色的西裝，他的態度使人見了便會有肅然之感。

「你就是××女士嗎？」他問着，又接過了我的皮包。

「是的，我就是××，您怎麼先知道了？」我很奇怪的問：「今兒早上接着趙的電報，告訴我照顧小姐」，他很客氣地說。

「既然是趙已來了電報，那麼我也不用解釋了，不過就是太麻煩您了」，我說

「沒關係，都是一家人，令兄是趙的朋友，我也是趙的朋友，並且我和令兄也見過一次面，彼此又很投機，所以我們都是朋友，既是朋友，就應該患難相助的，用不着客氣，以後妳就可以住在我家

，而且又有家妹作伴，還不至於寂寞，然後我們設法，趕快入學。他很溫和的說，說話時態度極壯重，而且言語很快，我跟在他的後面，不久就進了大門。

他的妹々是一個活潑而美麗的少女，笑時腮邊露出兩個深陷的酒窩，走路時愛跳着走，說話時一雙大眼睛不停的轉動，我倒很喜歡她，她似乎也很歡迎我，於是我倆不久便成了一對親蜜的朋友了。

幾日後，我便入了學，就是沙菲女士的那個學校，所以每天和沙菲一同上學，回來就住在她家。我們兩人一個屋子倒也不寂寞，後未我想常久的住在她家裏也不方便，所以我提議搬到校內去住，但是她和她的哥々始終不肯叫我去，所以我也就不再提議了。

在學校裏我沒有一個朋友，因為我是新來的而且又是一個很蠢笨的北方人，有許多地方使人看不起，所以我是無人來親近的一個陌生人，可是每天有沙菲和我在一起，倒也不寂寞。

一天我和沙菲走到校園裏去玩，一進園門見兩旁有一排垂柳，中間是一個石子堆砌成的石道，右邊有一個不太大的魚池，垂柳的柔枝，低撫着水面，金紅色的鳳尾金魚，不停的在柳影底下亂竄，一隻油綠色的青蜓，煽動着它的翅膀，在水面上衝撞，我們從池旁柳樹下走過來，向西拐去，那裏是許多花壇，由那各種不知名的鮮花上，放出一縷々の芬芳，使我不禁深々的吸了兩口氣，而把

這新鮮的空氣吸進肚裏去。

轉過花壇是一片草地，我倆就在這草地上鋪上了手絹坐下來。

「這個園子雖然不很大，但是倒也很完全很雅緻」，我先開口這樣的說。

「妳知道這個花園以前是誰家的東西嗎？」她問。

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也可以說現在已經知道了，這也許是妳家的東西，對不？」我笑着說。

「妳真聰明」，怎麼我一問，妳就猜着了？」她也笑了。

「我專會看態度，聽聲音，抓住用意，所以便很容易的猜着話的真髓」，我驕傲的說。

「妳真聰明，我真羨慕妳」，她說。

「別挖苦我了，我那裏值得妳羨慕」。

「得啦，妳的聰明，是我比不上的」。

「妳家有這樣的好花園，爲什麼要賣？」我有點惋惜的說。

「妳不知道我的家庭是什麼樣，提起這事真使我苦惱」，她悽愴的說。

「那麼，妳可以不可以告訴我爲什麼要賣掉這花園嗎？」我懇求似的說。

「可以告訴妳的，不過提起這事情就使我有點難過，那有十五年前的事情了」那時我們是百餘口人

的大家庭，那一切的惡現象、和家裏的沒有一點差別「每天的打架、鬪歐、譏諷、嘲笑、總是不斷的生長和消滅，後來我祖父死了，我父親就當了家長，因為我父親是長子，可是我那些叔父們都是不良的青年，上舞場，進戲院，勾引舞女，供奉野妓，沒有一件罪惡的事情他們沒有作過，後來我的三叔父把野妓帶到家裏來，後來那個野妓又和我們的一個管家的兒子，勾搭上了，被我三叔看見，把她痛打一頓，以後她再也沒臉活下也了，一天晚上她就在這園子裏的一株楊樹上吊死了，以後我父親死了，家長落在三叔的手中，他說這園裏死了人，一定有鬼，所以便把宅賣掉了，以後又在一起過活了一年多，便分家了，這就是我們家庭的歷史，我不願提起這些使人難堪的事情，而且我也裏在討厭這些事」，她說着帶點抑鬱，眼角裏隱藏了一縷憂鬱厭惡交織成的光，眉尖稍々聳着，這一幅表情，更把她的面貌顯得美麗了。

「那麼妳現在不留戀這個在園了嗎，妳到這裏來不會想到過去的事情嗎？」我這樣的問。

「我一點也不留戀，而且我多答顧到這裏來還是一樣，好在離這裏不算遠，我到這裏底確是常想到過去的事情，不過於我也沒有什麼影響，反想起的事情除去姊妹們相聚的樂趣外，也時常有使人厭惡的事，所以這裏我是不願意來的」，她直爽的回答着，大家庭確是沒有好處，我覺得巴金寫的眞是一點也不錯，並且好像她把我所要說的話，全都替我說出來了，這一個偉大的作家，不怪世

人都喜歡他，做愛他」，她又付加了這一句。

一隻蝴蝶從東邊花壇裏飛過來，它的金紅色帶黑點的翅膀，把我倆的視線一同吸引了去。

「妳看這隻蝴蝶多可愛，我們來把它捉住」，她笑着站起來牽了手絹向蝴蝶揮過去，我也站起來去給她幫忙，但是牠向東邊花壇裏飛去了，我們又轉身追下去，它在一株薔薇上落下來，沙菲便蹣手蹣腳的走去，但是她還沒有到那裏，它又飛走了，她的臉急得冒着汗，然而她且不顧及這些仍然追過去。

「真淘氣，它好好的飛着，妳捉她作甚麼？」有人從前面梅林裏走出來，這樣對沙菲說。

「蘇老師那兒去？」沙菲停住腳這樣對來人說。

我也把眼光掉過去看來的人，她穿着一件深褐色的長衫，手裏拿着一本書，樣子很安閒，但是臉上且罩了一層憂鬱，「啊，這不是我在車上看見的那個青衣女郎嗎？爲什麼她也在這裏？」所以我愣住了。

「妳也在這裏？怎麼我從沒看見妳呢？」她走過來握着我的手，很親熱的說。

「我是新入學的！你在這裏當教授嗎？我真想不到咱們會有這樣的緣分！」我歡喜的說。

「怎麼妳也認識蘇老師？」沙菲在一旁驚疑的問。

「我們是在車上認識的」，她向沙菲簡單的回答，「妳是本地人嗎？」她又轉過來問我。

「我是北方人，就是那一次從家裏逃出來的，她哥哥是我哥哥的朋友，所以我來找她們兄妹幫我的忙，後來我就入了這個學校，我現在就住在她家」，我這樣的解釋。

「妳叫什麼名字，爲什麼跑到這裏來？」

「我叫畢晶心是逃婚出來的」。

「原來是這樣我願和妳做個朋友，你以後可以常到我那裏去玩，我住在校庭後面的三層樓上，你願意看書，我那裏有許多書，可以借給你看」，給她說完便走向花壇的右面去了。

「她叫什麼名字爲人怎樣？」我問沙菲。

「她叫什麼名字我也不詳細，別人都稱她做蘇菲，她的爲人很古怪，平時總是沈着面孔，不喜歡說話，她沒有家庭沒有朋友，她是一個孤另另的人，別人和她都是很冷淡，她也不去和誰親近，所以大家也無法知道她的身世，看她的年齡不過是二十幾歲，但是她且向別人說將近四十了」，沙菲這望說。

「那麼她在這裏有幾年了？」

「她來這裏已經有三四年了」，她這樣的答。

從此我便多了一個朋友，而且我倆來往的頗親蜜，我常到她那裏去借書看（這是後話）

我們走到梅林去，梅樹上的花已有一半殘落了，地面上都是殘化的痕跡，有的已被人踐踏了，有的是才從樹上落下來，還很整齊的放在那裏，從樹林的隙縫裏透進來的陽光，照在褐色的地面上，一朵朵的梅花的影子，便印在那裏，好像豹身的斑紋，一陣陣花香從樹上放散下來，自然的鑽進我們的鼻裏樹上的不知名的小鳥，喳喳的叫着，有的聲音很清脆，像很剛亮而動听的音樂，有的聲音頗低沉幽靜，像清人的私語，但有的聲音很憂傷，好像在心深處蘊藏着無限淒涼，而在那裏吐露似的哀鳴，我們從這裏繞了一個彎子便回家去了。

x x x
蔚藍色的天空上又點綴了一片片的白雲，這些雲的形態都很奇怪，人獸物山河都在不可思議的變化，有的由人變成獸，有的由獸變成人，山變河，河變物，或者還在一件物變成另一樣物，呵這些人獸物山河不全是兒時的伴侶嗎？

放學給我被蘇菲叫到她的屋裏去。

她是住在三層樓上的一個房間裏，這房間雖然很小，可是倒也雅緻，靠北牆是一張大沙發，這沙發雖然不新，但是還不算太舊屋中央放一張圓桌，上面着極新而細緻的台布，圓桌的旁面安放了幾

隻小圓凳上敷着白色的布套，桌上有燭具和茶具，靠窗有一個大寫字台，上面置一個很精巧的書架，那上有許多很厚的洋裝書籍，當中有一個極美麗的花瓶，瓶裏插一束盛開着的榴花，它那豐肥的姿態，和那鮮紅的顏色，給這房間裏添加了不少的生氣，此外還有一個白骨製成的鏡框，裏邊嵌一張美麗英俊的青年男人的半身照片。

她一進來就在靠門處一張大鋼琴前面的小橙上坐下，開始奏她的悲傷淒涼的音譜，我坐在寫字台前的活動椅上，她只顧奏琴，不和我談一句話，這樣我也習慣了，因為她常是這樣，她往來是把我叫來，而不答理我，她不是奏琴就是呆坐着，讓我自己在這裏無聊的坐一會，雖然她是這樣對我冷談，但是每當她叫我時，我且總是很高興的跟她來，她的這個音譜是我聽熟了了的，我常常想問她爲什麼常奏這憂傷的調子，但是我知道她很古怪，所以也不敢造次。

「什麼歌，這樣憂傷的調子，妳爲什麼愛奏它？呢，」我感到一點淒涼所以鼓起勇氣這的向她問，「這是我自己做的歌，歌詞是我過去的生活和理想的記錄，曲譜是我此時心傷鬱悶和惆悵的發洩，這是我覺得最得意的歌，所以我感到無聊時便愛奏它，她停止了奏琴，掉過頭來這樣的向我說

「我常常想問你，但是我從來沒敢，現在我要大膽的向你尋問了，你不送我嗎？」我感動的說，這時她走到我對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。

「好吧，妳問什麼，我不會怪妳的，我一定要告訴妳，我也想到，我應該把我的秘密，告訴給一個人聽」，她這樣溫和的說，同時把那那一大雙眼睛不停的向我臉上射來，我和她的眼光碰在一起，我便覺得她的眼裏射出來一縷憂鬱的光，一直射進我的眼睛，立時我便感到眼睛有些發痛了。

「這張像片是誰？，你告訴我，還有妳爲什麼總是很憂鬱，只有這兩件事情，是我常常感疑的」，我帶着不安的問。

「很好，現在我可以告訴妳」，她說後，把眼光，放到像片上面，又沈思了一會，然後說「這些年我從沒對誰說，但是我覺得我可以說了，所以我一點也不隱瞞的把我這隱藏了多年的秘密告訴妳。」「我是省城一個官僚的女兒，在小時候就被父母重愛着，因爲我的父母只有我這一個孩子，所以我在那金迷紙醉的生活中度過了童年的時代，在那時我是很幸福的，我不知道什麼叫作痛苦，所以我便覺着在我周圍就只有愛只有幸福，因此我想全人類也都是這樣的愛這樣的幸福了。

七歲的時候，我被父親送進小學校去，這在我的生活中是起了很大的變動，但是我且覺得這生活是很新穎，而且仍然是幸福的。

在我的這一班內，我算是最小的一個，可是一些同學都很擁護我愛我，我有不景或困難的工作時，他們都來給我帮忙，老師們也很愛護我，但這或者因爲我的父親是個大官僚，也不一定

那時我有一個同桌就是這個人，（他指像片）他大我兩歲，尤其是他更愛給我幫忙，我所有的工伴，都是他替我去做，他非常聰明，而且肯用功，所以他的成績是占我們全班之首，我遇到困難的功課時，都是他來給我詳細的解釋，因此我們的全班，除了他以外就是我的成績好，以我這小小的年齡能有那樣好的成績，不能不被同學們奇怪和羨慕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們一對兒好學生，我們被別人這樣的稱讚，也不以為然，而且很自負的承認了。

因此我倆除了同桌外，同時又是一對極親密的朋友了。

他的經濟狀況似乎很困難，他穿的衣服，常常是被補訂了的，他的用具也不全，所以我常把我的東西給他。

有一天，那是春天的時候，天氣漸漸長了，老師們說明天都要帶午間吃的點心來，

到次日大家都帶來了很好的點心，到午間休息的時候，大家都很興奮的一邊吃着一邊談論着自己的點心是母親做的，或者是父親買的，然而他呢！且在桌上低着頭看。

「你爲什麼不拿點心來？」我關心的問他。

「我家沒有錢買點心，所以我也沒有向媽媽要，我知道媽媽又要爲難了，」他含淚的說，

「那你不餓嗎？」我這裏有很多，我自己也吃不了，咱們倆個吃吧，」我說着把一塊鷄蛋糕遞到他

手裏去，他起初不肯吃，後來經我再三的讓，他才吃了，從此我便天天拿點心來我倆吃。

有一天學校裏要書籍費，我知道他又沒有，所以我故意向母親多要來好幾元錢，除了我倆所需要的以外，還剩下五元錢，次日我告訴他了，他很高興，然後我又把剩下的錢，也給他，叫他拿到家裏去。

第二天他上學來得很遲，眼睛腫着，精神也很不好。

「怎麼了，你爲什麼哭了？」，我親切問他。

「我把錢拿到家裏去，把這情形完全告訴了媽，可是她很傷心的哭了，她說我不該接受妳的幫忙，因爲這使她太傷心了，而且她要我把錢還給妳，」他說着把錢從衣袋裏掏出來，交到我的手裏。

「這不要緊，等我們放學時，我到你家裏去向你母親說，」就完了，我家有很多錢，不在也沒有用。我這樣的安慰他，他便漸漸的高興了。

放學後我真的到他家裏去，他的母親很慈祥，見了我他很喜歡的拉着我的手問長問短，後來我把來意說了，並且還說從此要多幫他們母子，那母親又哭了可是這一次且答應下來。

從那時起我便常常向母親要錢偷偷給給他，而且我也常到他家去玩，他的母親老是和我很親熱因此我便也叫她做母親。

我倆的友情是日加濃厚，而他的經濟狀況，也似乎好了許多。這是由於我的幫忙，也是因為有他母親的努力工作所得來的。

小學的六年光陰過去了，我們都到了昇中學的時候了。所以我們老早就感到了畢業的可怕，因為再昇學時，我們便要分開了，但是因此我們中間的情感便更加親密。

十二歲的冬底我們在小學裏畢業了。

第二年的春天我就昇入了女中，而他也考入了一個初級中學，我們就這樣分開了，但是每禮拜日的時候我仍然到他家去玩，所以我們雖然是身在兩個學校裏讀書，但是友情且不能因此減少。

有一天也是禮拜日。我又到他家裏去找他玩，他的母親沒在家裏，他一個人在窗前一張舊的寫字台前坐着。兩眼望着牆上的他父親的遺像出神。我進去他似乎不知道，所以我悄悄的走過去，用手把他的眼睛蒙上了。

「是(赤珊)，(這是他給我起的名字)，他說不愛叫我的名字，而用這兩個字叫我)我猜着了，妳放開我吧，我不耐煩，他把我的手捏住，這樣焦燥的說，我很奇怪，他今天為什麼不耐煩，而用這樣煩燥的聲音和我說話，因為他對我非常是很溫和的，所以我急忙的放開手，對他很懷疑的看着。

「妳回去吧，從此不要再來找我了，我們該絕交了，」他憂傷的，同時眼裏充滿了眼淚，這樣

望着我說。

「爲什麼要和我絕交？快告訴我。」我驚訝的問，同時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懼和失望。

「媽媽告訴我要我和妳絕交，她說我們的年齡都大了，彼此應該離遠點，還說妳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女兒，將來我們的感情太深了，更不易絕了，那時更痛苦，不如現在絕交到容易，他說着，一顆珠子似的眼淚從眼裏滾到腳邊去。我也茫然了。」

「就是因爲我家有錢才要我們絕交嗎？真奇怪，我不知道有錢人家的女兒有什麼罪惡。」我不平的問：

「不是有錢人家的女兒有罪惡，是我這個貧窮的私生子有罪惡，媽說我是私生子，而且又窮，恐怕我們長大了便分不開，那時我們——。但是妳是富家女兒你的父母一定不許可，所以我們是更痛苦了。」他笑了，然後又接着說，「我想也是這樣，不如我們現在就絕交的好。」

「私生子？什麼叫私生子？我怎麼不明白？快告訴我，」我感到興味的說。

「私生子，就是私生子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聽媽媽這樣的說。」

「真怪，一個私生子，難道就不許和我做朋友嗎？我真不知道私生子和富家女有什麼分別。」

我這纔自己說「我願意不做有錢人家的女兒。我也做私生子，然後我們好永遠在一起」我高興了。

似平得到一點希望似的說。

「傻孩子們，妳們不要說了，妳們的話都要把我的心撕碎了。」他母親從裏面屋子裏掀起門簾出來。帶着滿臉淚痕溫和的說。

「媽？妳爲什麼哭了，妳快——告訴我，有錢人的女兒和私生子有什麼不同？爲什麼有錢人的女兒不許和私生子做朋友？什麼叫做以子？」我拉着媽媽的手這樣的問。

「好孩子，妳們的純潔的心是多麼真誠啊？會使我這樣乾枯的老人也幾乎退返到兒童時代去了。」她拍着我的頭這樣說；眼淚又從腮邊流下來，「有錢人家的小姐是尊貴的，沒父親的兒子是低賤的。這就是富家女和私生子的不同，因爲一個是富貴的一個是貧賤的所以才不能做朋友，就是成朋友的話：也是不能長久的。」她帶着無限惆悵的說，然後低下頭去，似乎在回憶一件事情。

「那麼不好都叫他變成高貴的，或貧賤的嗎？」我問：

「這又是夢話了，好孩子妳坐下聽我告訴妳，我的歷史，然後妳們就會明白了，爲什麼富貴的和不能和貧賤的結合的原因了。

我雖不是富家女，但是我的父親也當過官，在小時候我就有一個小朋友，就是他的父親，他是一個屠戶的兒子，我們從小就在一起，後來大了，便彼此都發生了不可抑制的愛情，所以在中學畢

業後我們就託了媒人到我家去說，我的父親不但不允許，而且把媒人打了出去，說是他小看了我家。像我們這樣人家的小姐會給一個屠戶的兒子，這簡直是在污辱我們，從此我們便失望了，然而又在計劃着別的方法「跑」後來有一天我從家裏偷了好多錢，便從家裏跑出來，但是後來家裏發現丟了錢，而且又丟了我，所以便四處搜尋，那時我已和他在A城裏組織了一個小家庭，在那裏我們安然的過着簡單幸福的生活，後來被我家抄着了，便把我們帶回來，從此他便送到監獄裏去，他受了這樣的打擊同時又受到那些殘酷的刑法，所以便患了瘋狂病，而不到半年就死了。我呢，從此便被監禁着。一個朋友也不許可接見我，又不許我向外面寄出一封信，就是他死去的消息，還是我哀求了一個僕人給我打聽來的，我就這樣的度過了半年多的生活，後來便生了他。這更是罪惡的事情了。所以父母對我更加刻苦，但是我究竟是他們的女兒，他們到不忍心把我處死，可是我那萬惡的哥哥且說我給他們敗壞了家風，非要我的父母把我鞫爲處死，或者趕出去。所以我從此便被趕出來了。這時阿寶（他的小名·大名偉業）還不到滿月，我從家裏出來只是隨身的衣服，連被褥都不會帶。還是我母親可憐我，偷着給我些錢和貴重的手飾，我就這樣的開始了窮苦的生活，起先我還住在省城裏，一些舊時同情我的友人和他父親的朋友都常來幫忙我，後來被我哥哥知道了我還沒有出城，所以他催逼了警察來鞫爲我，要我搬出省城，從那時起我便帶着阿寶到這個地方來，我把首飾都賣盡

了，生活一天天的困難起來，我又設法在本城內替了個當小學教員的職業，但是這職業還不到一年的工夫，災禍又來臨了，那時我們的校長看中了我，同時他又知道我是一個失去丈夫的寡婦，他便虛虛的挑戰我，後來託了校董到我家來說媒，說要我去給校長做姨太太，這時我那些過去的事情和現在的苦惱一起都湧上我的腦袋。所以我便昏倒了，從此我便辭去了教員的職業代着孩子過這苦日子，一天指着我做一些手工來維持這一家母子二口的生活。這就是我過去的歷史，傻孩子你們那裏知道高貴和貧賤中間的牆壁的可怕。」她停了敘訴望着我倆溫和的笑了。

「我不怕，我沒有那可恨的哥哥，我的父母都愛我，他們決不會干涉我的，我不能和偉業絕交，我缺了他便不能生存了，我覺得世界上只有他好，他比我的父母還好，」我驟着嘴說。

「是的，好孩子們，我知道妳們的心理，你們現在決想不到那些可怕的事情會能障了你們的愛情，所以我也只得聽其自然了，」她說完這句話，眼淚又從她還不會乾的面頰上流下來。

「媽是不允許我們不絕交了？是不？」我倆齊聲高興的問：

「是我允許你們了，好孩子去玩吧！媽的心已經粉碎了。」她說完站起來走到偉業父親的像片前面在那裏停住了腳，望着像片說，親愛的我有什麼辦法，來阻止他們，現在我只有等待着看那過去的悲劇的重演了。」她的淚始終沒有乾但是這一次更比以前的來得洶湧了。

從那時起，貴賤的階級的字樣便深々的印入了我們的腦海。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就起了一種不可消滅的理想就是「改革」。

那時我只有十五歲，他是十七歲了，就在那年的冬日裏，我們又一同在在中學畢了業，後來他考中了官費N市大學，我們都很高興，所以他又勸我也去N市大學念書，那時我的父母很不願意我離開他們到N市去，但是我再三的固執着終於一同去了。

在N市的四年中，我們差不多完全是在一起，友人都羨慕着我們這一對幸福的情侶，在我們自己也實在是感到不可阻攔的快愉興奮，我們每天都要看很多的書，在那些書裏我們又得到了不少的新知識，在友人們歡聚的時候，我們總是要談論這些事，計劃着怎樣改革這些惡制度。怎樣奮鬥。怎樣犧牲。在每個人的心裏都燃燃着火一般的希望。

從N市回來後我們便計劃着訂婚，他的母親始終是在爲我們就心，但是在我們這樣熱烈的追求光明的青年的心裏。是不感到一點畏懼的。所以回鄉後不多日子我便向我的母親提議了這件事，母親也很歡喜的答應了，並且答應幫忙我向父親說，這意外的成功使我感到莫大的喜悅。我把這消息馬上就告訴了他和母親，這時那始終爲我們捏着一把汗的老人。也安心了。好像是一塊重大的石頭從她的心上搬走了一樣的感到輕鬆。

我們恐怕再起什麼變化，所以便主張著早日完成這件事，所以幾日後在我們家的客廳裏舉行了定婚禮。

以後母親便忙着置裝奩，等一般女兒出嫁時的事情，我雖不滿意她們這樣做，但是只要答應了我唯一的要求，這一點小事也不願來攪擾她們。

距我們結婚只有五天了。誰知道災禍就發生在這時呢？

晚九點鐘的時候，我正在自己房裏看書，父親忽然從外面進來了，他的臉色很難看，一進屋便從懷裏掏出來一張厚々の硬紙，上面寫滿了黑色的墨字，而且還有一個紅色的戳印。

「小莉妳來在這裏給我捺上手印，」他進來便這樣嚴厲的說，同時怒火在他的眼裏燃燒着。

「什麼事情：爸爸，你老爲什麼事情生氣」我恐懼的說，「這可惡的東西，他敢在這裏使手腕騙人也要睜開眼睛」，他罵着然後把紙鋪在寫字台上，又說：「快來，我的好女兒，父親不能忍心叫我這樣好女兒去做一個屠戶兒子的妻子。快來把指印捺上，然後我好去給妳退掉婚約，」他命令的說，「什麼事情，爸爸你要我做什麼」，我完全明白了，但是我並沒有怕，仍然很鎮靜的這樣問：

「今天咱家來一個朋友，我提起我女兒要出嫁的事情來了，我很高興的向他敘訴，我的女兒怎

樣好，他問我姓什麼叫什麼，我說是將從N市大學畢業的左偉業，那人忽然冷笑了。我問他爲什麼，他說我不當是誰。原來是他呀？得多大的福氣很這麼一個小姐做妻子。又來了，他父親的那一了。」後來經我再三的問，他才告訴我，「那是他的外甥，是一個私生子，他的父親就這樣的騙了手他的妹々，現在他的兒子也會騙人了，快々の，我一定要退掉這婚約。」他說得很快很激動。

「爸爸這一切我都知道，我倆七歲時就是朋友，這一切他全告訴我，但是這一切與我們都沒有關係，我們所有的只是兩顆赤誠的純潔的熱愛的心。屠戶的後人有什麼罪惡。他又不會拿我當豬宰掉。你的那個朋友，他還有臉說出這樣話來，他真是羞不知恥，他害了他的父親。母親，還要害到他們的孩子。還要害到我。我可不怕我任可拿身命來犧牲，我也不能改掉了意志，自由的一根毫毛，我可不怕」我一點也不畏縮的反抗着。

「怎麼妳全知道，妳爲什麼不告訴我？妳既然知道爲什麼願意嫁一個屠戶的後人？」他又奇怪的問：

「爸爸我已經說過了，不要再問我好了，總之解除婚約算辦不到，我就是……。我也不能解除這婚約。這是我的生命。這是我光明的前途。我不能犧牲。我一點也不讓步」然後把字據從桌上拿起來一下撕掉了。

「怎麼你不聽我的話嗎？好！我認可不要你，我也不能叫別人議論我家的人去做屠戶的女人。」

——他兇惡的憎恨的說。

「好！我即便離開這家庭，也不能那麼辦。」我理直氣壯的說。

「好！妳現在就離開我這裏去做妳屠戶太太去，」他粗暴的命令着。

「好！走就走，」我說着走到表裏去取衣包。

「走！快走！」

「好！看在我以前是父女關係的面，讓妳把東西拿去」他說完轉身就走出房門。

「我把書籍都裝在皮包裹，此外又拿一個大輕包是裝衣服的，我收拾完了便到母親的房裏去告

辭。

「母親還在那裏爲我忙着出嫁的衣服。」

「媽？我要走了，我求讓不能再回來了，妳多保重吧？」我一點也不動情的說，然後我也不等

她回答便跑出去，我怕她同我麻煩，所以東西先就叫僕人送到車上。我從母親房出來。便跑出

大門然後上了汽車便離開了這個家，這時母親還在後面喊着，但是我只有裝做聽不見。

這臨我就住在佐家，他的母親又傷起心來，我們費了很大的力量才勸阻住，在我們選定的那個

日子，結了婚，是在禮堂里，一些朋友和同學們都來祝賀，我們完全把幾天前發生的事情忘掉，我們有的仍然是赤誠的純潔的熱愛的心。我們沒有一點損失。

結婚後我們都找到了職業，像業在大學時是研究法科的所以他現在找了一個法官的位置，我是在一家報館裏充當編輯，我們這樣過活著，沒有一點痛苦，我們有的仍是幸福仍是愛。

當我到報館後報紙上載了許多攻擊舊制度的東西，所以被一般青年人很歡迎這不能不算是我們的貢獻，後來我們的報紙一直的達到不能供給所需要的時候了，風潮便漸漸起來，我們只得停止了刊行，我便到一個律師那裏去辦公。

有一天晚上我們睡得正濃的時候，有人敲門我起來把門打開，進來了三個憲兵，進來便叫你業穿衣服，我駭着了，站在旁邊看着他們的動作。

「赤聊！把衣服給我吧，我要去了，我們這裏的生活到此結束了吧，妳好好的過活掙扎我會在暗中保佑妳的，」他說完便走了出來，這時母親從後房起來已經來不及再看他一眼了。

「孩子妳們給我種下禍了」她顫抖的說，同時還是那一雙眼淚又流了下來。

「媽！不要怕妳爲什麼給他起像業這個名字？妳自己知道吧？但是他已經做到了這偉大的事業了，妳又來惋惜這是何必的，青年人是青年人，偉業一定是由於很多青年人的靈魂築成的。」我爽快的

說：母親也不再悲哀，她反高興了。

次日的那個時候，我也被請了去，在那裏我住了五個整年，才把我放了去來這時我們的母親已經死去，我的家已經是淨光，連地皮也是人家的了，這時我那有錢的父親發了慈心，要我回家去，但是我已經不能再去做那罪惡的富家小姐，我仍然願意當一個私生子的妻子，她的敘訴完了，噙了一口氣，然後說「現在是全告訴妳了」。

「但是你的偉業怎樣了？」我感動的很利害這樣的問，「他還在那裏，一直要等他死後，才能把骨頭弄出來」，她沒有一點悲哀爽直的說。

「但是你爲什麼在車上老是在看着車輛，那是什麼意思？」我又想起來那件事便這樣問她：「我是不把那把我們從N市載回來時的興奮希望理想和熱情啊」她笑了。

x

x

x

拍的一連十幾個爆竹的響聲，把我從夢中驚醒了，睜開眼睛看屋內只有哥哥在看。

「人那兒去了，哥哥我做了一個很長的夢」我向哥哥說，「妳這一夢不要緊，把一個一九四〇年結束了。快寫下來吧。這是多麼好的記念」哥哥笑着對我說。

——終——

